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六十一

蜀書卷六十一

賈逵

宋

宣

城

太守

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子

子

賢注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

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

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

大尹

王莽改太守爲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

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

以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

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

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

因辭而謁見也

帝勞之曰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莊子

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

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

自劾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

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

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

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禮記

日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

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

曹輩也

對曰聞

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

○劉放曰

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文著當字無理

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

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

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

儆急也

且匈奴未

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風賊

風舊也

難卒以

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

○劉放曰案隨字至

隋時方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隨

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

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
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
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
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
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
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
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

異等詩到大陽

大陽縣名屬河東郡

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

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

臯令

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

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爲農器

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櫟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

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

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

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

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

反旅

反旅謂班師也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

譬聖德威侮二垂

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

陵虐中國邊

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

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

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

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

休足於內郡

休足止行役也

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

爲師克在和不在衆

春秋左氏傳文也

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

頗泄用之

泄猶雜也

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

驚擊也湯武順

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師和

睦士卒鳧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

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厲勉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

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

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

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

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

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

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

有一介臣也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

恩收養不稱

○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爲牧養也

奉職無效

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

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

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

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

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

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

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

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

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

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

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

晉鄧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

魚受道矣

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己矣

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

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

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

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旣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每

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

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

茹

廣雅曰茹食也

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

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

耳

○劉敞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

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旣平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
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
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
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
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
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
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
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臧茂
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

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
斷甄善疾非

甄明也

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

若讐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
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

刪

刪定其義也

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猶說

今之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
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
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

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
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
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
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

秋毫者
喻細也

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
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
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
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

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
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
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當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
爲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